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百二十九卷目錄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三

漢三

劉向 劉歆
蔡義 朱雲
嚴望 嚴元
梅福 吳章
云敞 金彭
金欽 疏廣
疏受 彭宣
平當 貢禹
王吉 龔舍
龔勝 龔資
鮑宣 韋賢
韋元成 魏相
莊弘 夏侯始昌
莊侯 夏侯建
夏侯 京房
夏延壽 李尋
翼奉

經籍典第三百二十九卷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三

漢三

劉向

按漢書劉向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日父德任爲郎郎既冠日行修飾禮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居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才儒士左更生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休等討論對策願凡數十篇上後與神機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并言神機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巨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今典商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史更勸更生爲黃金聚官廷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牛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賜冬減死論會初立殺棄春秋徵更生受教聚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銜書事其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一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典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官弘恭石顯并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石顯所譖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許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屏卷吾間上威權下詔罷望之賢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

望之等更生權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顯因欲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於後世或向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曰爲且復見毀謗必曰當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人不然臣聞春秋地災爲在位執政主德也不爲一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李布有罪至於夷滅後殺曰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幸爲名臣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獄道侯爵說大受受上威其言遂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遷取棄之下更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大小大夫遷爲相曰老婦後漢有所欲帝嘗有詔問仲舒爲世德宗充議有登天下孝君復用將至兵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數言天下美之若乃暴臣多此比類維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登天下此四臣者足目觀夫新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天下大震恭極情出後復祝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曰爲宜退恭顯曰幸哉善之則進望之等曰過賢者之路如此夫之門四開災異之原塞矣書本恭顯疑其更生所爲曰昔者秦許鄭與廉頗連遠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高禹與廷尉難者勤亞生前爲九卿生受望之之堪或排車駟馬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難親免退去之而獨事權將軍高許史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稱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誤聞不道更生坐免高進人而望之亦坐使子卜書自毀前事恭顯曰今更復置對望之自毀天子其悼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百二十九卷目錄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三

漢三

劉向 劉歆
蔡義 朱雲
嚴望 嚴元
梅福 吳章
云敞 金涉
金欽 疏廣
疏受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王吉 貢禹
龔勝 龔舍
鮑宣 韋賢
韋元成 韋賢
莊弘 魏相
莊助 魏相
夏侯勝 夏侯始昌
夏侯嘉 夏侯建
焦贛 京房
翼奉 李尋

經籍典第三百二十九卷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三

漢三

劉向

按漢書劉向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日父德任爲郎郎既冠日行修飾禮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居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才置左右更生曰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休等並進對獻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像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并言神像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巨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賜冬減死論會初立殺棄春秋金聚宮廷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牛贖更生受教聚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銜書事其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一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典侍中金祿祿遷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官弘恭石顯并權望之堪更生議欲曰罷退之未白而語漸達爲許史及石顯所譖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許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尾昴卷舌間上威懼下詔罷望之賢屬內侯奉朝請秋徵望之欲曰爲諫大夫恭顯曰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

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顯因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皆以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曰且復見毀謗必曰當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下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失德也不爲一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李布有罪至於夷滅後徵李牧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幸爲名臣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獄道侯爵說大受受上威其言遂貴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遷取棄之下更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遷爲相曰老婦後漢有所欲典常有諫問仲舒爲世儒宗充議有登天下孝君復用賢時賢侯勝並非諸繫獄二年免爲庶人官者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數重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維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登天下此四臣者足目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侯病出後復祝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曰爲宜退恭顯曰幸哉善之則進退之等曰過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西國災異之原塞矣書本恭顯疑其更生所爲曰請考致許史顯罪遂遷更生繫獄下傳羣臣說諫大夫高禹與廷尉難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望之堪等謀害將軍權爲高許史侯侍中者毀顯親親免退去而獨事權將軍高許史幸不誅復家思微用不稱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誤聞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十書自毀前事恭顯曰今更復置對望之自毀天子其悼

恨之乃攬閭堪爲光說動堪弟于張佐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臣信任燕顧擊之數者改爲更生見堪猛在位謀已得後遂獲其罪諫乃上言諫曰臣前幸得目骨肉備見卿奉法不違乃復蒙恩賜見更貴豈越天地失常微末爲國欲終不令忠臣難在職者不報君德惟之者也况卿骨肉之親又加君恩未報君德恩誠又恐疑嚴然惟一愿天報忠臣之義一杆恩恩退就與竟死無所恨臣聞帝命九官濟濟相讓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書節九厥而風自來儀磐石指石哉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孝及至周文而西郊輕遠衆賢固不盡和崇推讓之風曰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詩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雍雍清多上秉文之德備之時武王周公繼政帥臣和於內萬國穆於外故書得此舉心曰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雍相維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已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穆於上故周頌曰尊祖惟馨又曰於穆清廟肅雍也始曰天降此害曰和致和獲大期也下至商周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惡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謀歎歎相怨也若君子故其詩曰飲載蕭蕭亦孔之哀諫之相怨則是違諫之戒則則是依君子屬處守正不挽衆枉勉強曰從主事則反見情事諫惡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辛曰格敷當是之時日月雖有光其詩曰朝日辛曰有常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雖固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

其民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木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泉厲厲岸崩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人之詞信悲應蕭蕭山崩岸崩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說言亦孔之將言耳足爲非甚衆大也此言不和實有不得已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殺戮禍端並作風王奔戴幽王見救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於伯非雖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幾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而專恣諸侯有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一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地三雪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間如雨一大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雨擊六鵠退飛多慶有城塞鵠竭水衆者皆一見晝冥晦由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故大雨雹雨害寇寇失序相乘水旱蝗蝻蠶蠶蠶牛起起當是時諸亂亂應援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衰微晉敗其師於翼伐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何正理逐至陵莫不能復與大夫爭權二君更立莫能正理逐至陵莫不能復與由此觀之和氣致祥幸氣致災祥多者其國安災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理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紹文舉之十操聖恩寬容使臣等實不肖渾散曰黑不分邪正糾結忠義違違幸交公車人滿北單朝臣拜午懸災乘刺而相讓禍相是并非優授增加心意紛紛前後錯謬更錯謬渾散曰所曰督哉耳目盛移心志不可勝數後當爲實往在朝則同心曰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

治亂之機未可知惟任而更委數見此臣所自寒心者也夫乘權趨勢之入子弟雖欲於朝制實陰險者衆輒濫於前或導將必用曰終乘權之爲臣日月無光雷雪震陽海水沸出險易處別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道衰周之軌迹適詩人之所刺而欲曰成文平致雅應猶御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自來六年至校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測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災無孔子之教猶不能解紛況其於春秋乎原其所曰然者遠邪並進也遠邪之所曰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專政如或將之則賢人退而專政如或疑之則心者求謀賊之口持不不斷之意者開專權之門遠邪並進則賢賢退邪枉盛則正士消政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由雲騰騰見非治與易同義若者都共工驩兜與舜禹無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遠邪相毀流言相謗故曰大治泰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孟與叔孫俱官於季定公始與賢季孟季斯而季孟不信任任既官於季堅固不移治亂衆辱之端在所信任任既官於季堅固不移治亂衆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故言守善易也易曰漢汁其大號言反是故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是書未能論時口見不善如探湯今一府奏伐調不當在位候幸而不夫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佐則如投

山如此其陰陽之謂不亦難乎是日暮小窺日間隙
緣隙而巧言醜惡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
心悄悄惴惴于憂小人戚戚嗟嗟也昔孔子與顏
淵子貢更相稱善不為朋黨若援舉而相遠引
不為其類何則忠於國無私心也故賢人在上位
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
下位則思與其類遠易曰拔茅茹曰其類從之連
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尹亦連
而飛黃主類相救也今夜與黃臣就在交統之內
合黨共謀連等依惡獻誠誠誠設免除之言次日
傾移王上知惡用之此天之所曰先戒災異之
所目重王者也自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
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
行也今目陛下明知誠憂天地之心盛察而觀之
誅罵否泰之卦觀雨澤之詩應則唐之所遵曰為法
原秦覺之可謂曰為戒者所應之福言災異之禍曰
撥當世之變救連後邪之黨漢散陰謀之聚杜閉羣
枉之門廣開公正之路決斷氣疑分別猶豫使是非
炳然可知則百興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
之利也臣幸得此庸庸誠是陰陽不調不敢不遍所
聞稱推春秋災異曰効今事一條其所目不宜宣
泄臣謹重封緘上奉顯見其書意與許史比而恐
更生等更生傷之乃者疾疫瘧疾疫厄世風凡八
篇依與古事相已及同類也連舉十餘年成帝即位
顯等伏事更生乃復選用更名向曰故九卿召拜
為中郎使備漢三輔都水數奉封事還光祿大夫是
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事政倚太皇太后

權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日為外戚
貴盛風兄弟事之答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
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
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並行事連傳禍福善其
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
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風兄弟起此論也
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
歸延陵制度泰者向上疏論書奏上甚感向言而
不能從其計向歷俗奢淫而趨奢之屬延陵廢禮
制向曰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
載賢妃貞婦典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孽亂亡者序次
為列女傳凡八篇曰戒天子及采條記行事著新序
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
上目助翹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
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故由王氏出災異漢書曰推
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稱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
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
身為宗室遠老歷事三王上目我先帝舊臣每進見
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執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陳書
奏天子召向而問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
思之日向為中學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廣諸樂
道不棄世俗學士咸思於經術向雖微賤星宿
或不棄進也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維星向
惡此異謂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
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數周公戒成王母若股于封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曰桀為戒也聖

帝明王常目敗亂自戒不謹願成臣嚴陳其愚
惟陛下前神察漢後接春秋一百四十一二年日蝕三
十六次公九數率二歲五月有奇而會食漢與說竟
寧帝永光元數率二歲一月而一食臣向謂故言日
當食今連二歲比食日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
率一歲六月而一食古今罕有異小人希譖曰有
奸佞緣諂而聖人所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日察
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曰言夏禮則曰夏禮則曰
歷失則攝提失方孟既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
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連食山陵崩亡長星出於四
孟太白蔽天而行無雲而雷狂矢夜光突感孽月變
火燒宮野書獄庭都門內崩兵人見諱洮石墮於東
郡星孛大角大角曰亡戰孔子之言言暴秦之異天
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戰亦李大角漢之入秦五星
聚於東井得天下之業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
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石白自立上林槐柳
復起大星如月西行最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
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
終之異也昔者於漢紀秦漢之易世變易昭之無
從察昌邑之不終祿幸宜之結起天去之故豈不昭
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惟性被木之變能思其故故
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仇之報神明之應應若
景、霍、世所同聞也老不食飲此變之大者也其事
疑一二記故易曰書者不盡言不盡言是以說指
受而復說善書曰得來日爾文難曰相賊臣離難
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鑒之問指陳陳狀上

舉人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名見數言公族者國之
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
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目疆域崇崇私門保
守勢授安固後則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宗宗
室識利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
數欲用向為九卿數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史
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七十
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千首好學長子
伋曰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黃卒少子歆
最知名

劉歆

按漢書劉歆傳歆字子駿少以通書能屬文召見
成帝帝詔臣者著書黃門郎向平中受路典又向平
校秘書郎歆傳歆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
哀帝即位為侍中太中大夫遷執事先陳大
夫費辛復領五經卒父歆歆乃舉六經書種別為
七略諸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
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智及歆歆書見古文春秋左
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
傳文曰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高歆亦湛
精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遠絕於人歆自為左
丘明好惡異人同親見之而公羊穀梁在七十
子後傳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歆以難向向
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歆建立
左氏春秋及毛詩通禮古文尚書皆別於學官哀帝
令歆與五經博士議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
因怒詈太常博士貢議之曰昔唐虞既喪而三代之

與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遺其世習周室既微而禮樂
不正道之辭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之不行歷國
應聘自衛及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
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
子於而大義乖遺戰國亂離豆之禮理軍旅之陳
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喪現至於秦燔燬經書
與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
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
書至孝惠之世乃陳伏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祿薄之
屬咸介問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
朔後伏生受尚書而帝初出於屋簷折旋散至今其
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於周天下樂書往在顧
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
禮春秋左氏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
獨盡其標或為難或為須相合而成秦晉後得博士
樂而讀之故詔書稱曰廢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其
焉時漢興已七十八年雖於全經固已遺失及惠帝
王慶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
有二十九卷十六篇大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遺書盡
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古文
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祿府伏而未發孝惠皇帝
問學發文缺補雜其真乃陳祿祿校理得此
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廢或闕傳傳問民間
抑而未施相公趙周國賈公勝廣庸生之遺書此同

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綴絕之術窮困困就章分文
析字煩言紛紜者能老且不能究其一二辭信口說
立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古于國家將有大事者
得守祿封疆巡行之儀則名望而莫知其原實欲保
殘守闕快私忿之私意而阻從聖明之公心或
懷步就不朽特冀富貴而從殘弊是非則此二學以
前為舊儒左氏歆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
運神明撫綏揚棄亦開文舉舉士若其綴絕其
情猶依違謀議果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詔左氏
可立不遺臣等指衡命將以輔助成固而不肯
試歆以不諱死故以此案然遺絕微學未可與
樂成難與為此乃家楚之所為非所望于君子
也且此數家之書皆先帝所親讀今上所考視其古
文書書有微缺外內相應豈非已哉子駿求
之于野古文不發歆于野子往者博士書春秋
梁丘公易則施孟梁丘高皇帝崩復廣立戰歆春秋
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相相傳猶之何則與
其過而廢之也齊魯而立一傳曰文公之經未啞於
地在人實者其其者不賢者忘其者今此數家
之言所以聚也此之義豈可偏私哉若吏者已寸
積蒿田則若遠則詔失聖意以陷于吏吏之議
甚為二君丁不取也其言切切愚恨是時
名儒光祿大夫韓勝以歆故者上深深罪罪顯乞
骸骨能及僅者何乃為司空亦大惡矣故改敗章
非毀先帝所立曰歆欲誣道術者不為非毀歆
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制權勢出神為河

孝懷平光子兄子弟諸將擁護勢驕者放縱宜有以損其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宣帝葬之祿賢以老病免相連代為丞相封高平侯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親漢故事及便宜奏以高平侯封明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書已家國未便宜行納及黃臣賈誼應循道仲舒等所言奏兩施行之上卿用為神爵二年某議曰惠侯

莊弘

按漢書莊弘傳弘字子孟魯國魯人也從叔公受春秋以明經為漢郎至侍郎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樹樹斷枯臥地亦自立有歲寒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尊孝昭以為石刻帝陰疑下民之眾而泰山者岱宗之靈主平易易於代之處今大石自立立碑復起非人力所為此實有從也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孝昭之靈公孫氏當復興者也正昭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求當賢人嗣以帝位以承天命中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恐之下其書臣臣等共謀殺弘等意弘大逆不道伏後五年孝宣帝與十民間即位微至子為郎

夏侯始昌

按漢書夏侯始昌傳夏侯始昌魯人也過五經以貴時向稱授自漢臣仲舒受災武帝得始昌其重之始昌明於陰陽言相逐害災日主期日與災時昌邑以少子受上為選師始昌為大傅年老以壽

終於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

夏侯建

按漢書夏侯勝傳勝字公初魯其子分魯西寧鄉以封子勝侯別屬大河大河復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問勝又從鄒陽問為學稱勝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儀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即位數出勝當策與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試何之王起謂勝為狀言勝以屬吏更卜大將軍霍光不奉詔是時光與軍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詔安世實不言遇召問勝勝對昌邑在洪範傳曰星之不耀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金重經衛士後十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省政昌邑王尊立宣帝元以為功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昌邑王尊立宣帝元以為功臣奏事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嗣益千戶宣帝初即位徵徵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幼身蒙遺德承聖業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蒞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還遁南平氏光昆明曉駭兩越東定襄路朔郡地斥境立節經百蠻奉服款塞自珍寶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樂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災則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應慶謂出白龍復海蛟魚見泉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述而願眾大稱朕甚悼為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陳於是奉臣大議廷中皆曰宜

如諸書長信少府陳獨曰武帝雖有操獨處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棄諸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

百姓流離而政者過乎經是夫是亦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當復今未復亡德意謂民不足立前樂公卿其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人臣之惑至重言正欲非苟阿意欺指而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桑羊御史大夫廣明劾奏解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卿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皆殺孝武帝崩為世宗廟桑羊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神以明盛德武帝嘗得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為勝詔既久弊漸次從勝受勝辭對以罪死新曰朝問道不食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爵更久諫諍不至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震或山崩城郭室家毀六千餘人上乃桑羊罷正殿造使者問關東尺詔死士民之上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漢先帝之任上未能知桑羊者地裂北海填壘墳壙宗廟朕甚懼焉其東列侯中二千石南面衛士有以應地補厥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舉出高澤大將軍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員時請上為君漢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謂信之善見出道上諸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得之亮言布於天下至今見隨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故得有大議上知勝意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惑前事勝復為長信少府還太卜太傅受勝書尚書讀說賜黃金百斤府還太卜太傅受勝書尚書讀說賜黃金百斤春臘五十卒官賜榮葬年陵太后賜錢一百萬為勝

當謂諸生曰上病不明經術經術者明其取書索如便拾地耳耳學蓋不明不如歸耕藝文子建字長卿曰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典章尋相出入者蓋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其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專爲學術終難以爲政是名自顯門名終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參爲左曹太中大夫孫曉至長安少府司農漢城首領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奏弟子實爲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爲漢寧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爲少府太子太傅

按儒林苑侯勝傳其兄長安都尉從濟南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昌傳勝又事同郡簡卿卿卿者兄寬門小儒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安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出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事

集賢書

按漢書京房傳京人徙居爲字續續賈賈曰好學得幸蒙王其其責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郎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允知盜邪盜賊不得被受齊更氏化行縣中舉最當選主官屬上書願留續有詔許者秋蘭卒於小黃續卒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濕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京房

按漢書京房傳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事衆人焦延壽好連律知音聲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間因光反日蝕又久雨亡光陰壽不精房數上疏

先言其將終近數月遠一歲所言能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或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矣今自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思諸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會議溫室官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頗中意卿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展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都史大夫鄭弘弘光祿大夫周延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傾五霸五人虎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謀論善相非一人用事房嘗妄見問上曰兩國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亂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察而更求賢易爲主任不肖以至於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不災之然則任賢刀趨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上之而覺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雪春凋秋寒霜凍不殺水旱蝗蟲民人饑饉歲祲不熟刑人滿布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親坐爲治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用者用誰與上曰然幸其窮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過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

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知何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國事權輿之中選退下之下者是矣房始謂上願上亦知之謂房曰已爲房罷出後上令房治諸子詔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房以爲難上以爲利史試考功法臣得選權中爲奉事以防壅塞上願五鹿充宗病房欲遣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吏事天子許用他郡人自御史石以下盡充宗爲郡守上許巧房曰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喪去太陽精明臣獨歎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蒙氣少陰倍力而果消思臣疑言下雖行此道猶不得知臣意懼懼懼守關下使蒙氣見臣出之已刻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於勝之初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蒙聖恩傳奉蒙氣見許遇辛巳蒙氣復東封太陽復召此上大夫實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災陽經臣今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買車駟設駟房已無乘傳奏事者房意愈急去辛酉拜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甲申言選計不効法曰臣始去蒙氣謂水災未可謂信道也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遠未可謂信道也房言蒙氣未書不中今謂水已出臣人當逢災尚復何言臣曰陛下主上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利而充高威自此故秦之亂正

先惠之令臣得出守郡曰謫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無使臣暴骨木之異當正先之死焉姚平所失房下陳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南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清計子益基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止消息錐封之翼并力而事消息之氣不勝強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過風豐平却太陽復侵也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日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其試考功臣得居內是亡之異可去離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散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太守不異同言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福提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酒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也者也臣太初稍違太陽侵也益基惟陛下難難還臣而易運天意邪說難安於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暴野房去月餘竟微下獄初淮陽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數為博道其辭以焉上意欲用房房而舉臣惡其害已故為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敬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人相博佐房房曰博無不可博曰朝廷王朝王上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充君相與合同功倖之人也事無官十餘年及丞相孫氏皆亡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並請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人而不治可休丞相相以御史大夫卿弘代之還中書令宜他官以鈞衡公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其從房記諸所說吳事因令房為準

陽王作末朝奏章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頗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謬政治歸惡天子詰武諸侯王語在惠王傳初房見趙國圖博事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按儒林京房傳房受易人焦贛延壽之書從孟喜問易喜其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曰生不肯言曰非也壬戌帝時刻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氏丁將軍大略略同唯京氏為異當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誅詎曰有傳易房受東海股嘉阿東姚平河南來弘皆為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學

軼事

按漢書京房傳京房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易詩與蕭望之臣同師二人總角皆切齒後後遷望之施之政事而奉特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為之徵持治者著數十事京見天子敬焉上曰奉為中郎明年二月戊午地震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有司可便為姓者各條奏悉陳朕過失雖有所諫固舉言極諫之士本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卦上建君臣立臣佐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鑑賢者見鑑然後知上之過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諱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別終始推

得失考天心以言五運之安危至孝惠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太道不通至於元亡今陛下聖明深懷遠道獨斷四方而說說雖有闕遺陛下不肯之用振救貧困救災恤窮而後思澤惠於庶民者不之慮也夫盛衰禍福無所不至甚臣幸蒙恩許問閣下際之要十月之交霜知日蝕地之效昭然可知得樂居而風穴處知雨亦不足憂所習臣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象日蝕地見於奇物災眚所以然者陽陽其精陰陽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災眇則氣發於內而初州事歷以於於觀今年太陰建於甲辰陽以庚寅而初州事歷以甲辰從於甲辰甲辰律得參陽州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氣本首王位日臨中時陰氣盛失古者陽建必右明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陽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通者平均今左右亡同姓而陽建之象為親異姓之臣又盛一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者奢過度官宦上官足以上之莊非愛人之道又非後朝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重乎臣又聞未央處虛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臣陵園其已御見臣于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其後宮宜為設園出其過則考此則陰氣應天故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慮災眇之災是上天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災矣京房表上伯述是災陛下下財聚來以中郎為博士祿大夫年七十以壽終

李尋

按漢書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鄭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術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歷陰尋爲史帝舅曲陽侯王根輔政數處已同尋於是爲尋哀帝初卽位召尋待詔黃門上雖不從尋言然未嘗諍每有非常輒同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百三十卷目錄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四

漢四

蕭望之

張禹

孔光

杜鄴

師丹

丁寬

施雠

孟喜

翟牧

士孫張

衛咸

王貢

母將水

林尊

則堪

袁山拊

孔安國

十式

越子

徐敷

戴德

廣晉

廣仁

匡衡

孔霸

程方進

杜林

揚雄

田王孫

孟卿

白光

梁丘貢

鄧彭祖

費直

高相

歐陽生

陳翁生

許商

郭寬中

張霸

后蒼

毛公

閻人通漢

嚴安

徐良

楊榮

嚴彭祖

冷豐

竺路

竺廣

蔡千秋

丁姓

房鳳

周常

尹更始

張香

賈湛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吳都

陸早公

周慶

顏安樂

任公

傳故前將軍之傳厥八年道日建南厥功茂焉其
賜望之爵關內侯天子方欲假日爲丞相會望之子
散騎中郎俊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
敬子上書稱引無望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
曰肅太素精剛安肯就吏職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
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愛上可其奏願等令太常急安
執金吾車騎馳聞其弟使者至望之望之伏自刎
殺天子聞之驚指手曰果然殺吾賢傳乃爲之涕泣
哀慟左右有語息加長子俊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
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望之墓紀元帝世

匡衡

按漢書匡衡傳衡字稚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天
至衡好學家貧衡作以俟食用力精力絕人諸儒爲
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願衡射策甲科
以不應命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省多上
書屬衡經明當世士雙今爲文學就官京師後從省
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屬望之
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
經學精智說有師道可觀覽宜帝不甚用衡還歸
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甚喜之會宜帝崩元帝初即位
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肅將軍寵望之爲副望之名僅有師傅舊恩天子任
之多所賞賜高充位而已長安令楊吳說高曰平原
文學太子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陷朝廷放隨
歷在遠方將軍詔召吳吳府學士欲除衡仁與參事
議觀其所負之朝廷必爲國器召此顯示衆庶名
流於世然其言辭衡爲議者史衡於上上自爲

郎中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收
官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自以爲得士意衡爲
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稱以對
言多法奏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
建昭三年代韓延壽爲丞相封樂安侯元帝崩成帝
即位衡上疏欲更置勳經學成儀之則曰臣聞之師
曰起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禮樂之禮正然後
民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子著
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伴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
之親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逵言
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宗族室私
之意不形乎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
此關雎之首章教之端也婦人德祐茂焉稱詩書
好學無厭臣衡材庸無以輔相善義旨揚德音臣聞
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占凶
之分通人達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六經
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
水木不易之道也及論諸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
其意臣又聞學士之自爲動靜開旋奉天承親臨朝
享祿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者欲興祿事天人之容也
溫恭敬遠承親之戒也正躬嚴恭臨衆之儀也嘉惠
和設覆下之禮也舉動動作物適其儀故形爲仁義
對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
謂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衆之則而衆之則
威儀備民之則諸侯止月朝聘天子天子惟道德昭
穆得以視之又親以禮樂饗禮通諸侯萬國莫不復
歸禮樂化而成俗傳曰君子慎始慎終下而神助

靜之而神助下而德德休光以立基慎天下事上
敬納其言初衡封望之爲安鄉侯南以關伯爲爲
郡國漢以周伯爲平陵伯建始元年司隸校尉張少
府忠行廷尉事勳奏衡皆法制事地皆下以自益免
士者

張禹

按漢書張禹傳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
鹽丘禹爲兒時數隨家至市嘉觀於上相者前久之
頗識其別嘗封封君時嘗考士者愛之又奇其面
貌謂禹父兄是兒多智可令學經及禹壯士長安學從
沛郡戴勝受身現郡王陽膠東康生問論諸說皆明
習有從兄娶爲郡文學計策中諸儒莫有詔太子
太傅辭者禹問禹對曰及論諸大義望之善矣禹
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經罷歸故官久之試爲
博士初元中正太子太師而博士郎寬中以尚書校太
子禹言禹言諸論諸今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
大夫成帝即位以師範賢關內侯食六百戶拜爲諸
史元祿大夫秩千石禹事中國尚書事河平四
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諸嘉元平以
老病乞骸骨賜安昌侯黃金百斤罷歸安昌侯成就
弟子尤著者淮陽王元平司空沛郡戴勝生少府
卿王鳳爲人恭儉有法度而謙恭多智人置行
禹心親受其教直而寬之宗族後禹常貴官人置行
設樂與弟相親禹病帝入爲常飲食婦人相對優
人并從諸儒皆夜方罷而更來也再見之於
便生譚論經義日晏賜食不絕一肉尼酒相對宣未

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未始元述之聞日他地實尤數吏民多上書言吳興之應提明氏事政所致上權重異數見意頗然之未以明見通事駕至馬第里上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老子孫符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惡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一年間日蝕三十餘地歲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甚深遠難見是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子穰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真下同其福焉此經義也新學小生祖道誤人宜無信用以從斷之所謂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懼不安將日驚震諸君正衣冠立益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終諡曰節侯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莽為論語章句獻之始帶扶掖及夏後勝王陽商室之聖元成皆說論語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來雍所安最後出而實責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家來後微

孔霸 孔光

按漢書孔光傳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伯思生子肅肅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真其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親相順生鮪鮪為陳涉博士死後下嗣弟子為惠博士長沙太傅樂生思忠生武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新子太孺孺生光高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

國至臨淮太守霸亦尚書事太傅見侯勝昭帝末為博士宣帝時為中大夫以恩授太子經還營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霸遂成君及霸遷上右腹師者再至賜東園祿錢角象玃以列侯禮諡曰烈君霸四子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末二十舉為議郎光感勸杜衡舉光力正為議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廷長自免歸家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是時博士選二科光以高第為尚書親故事品式數歲轉為僕射尚書令光周密謀與權機十餘年守法度終故事有所問操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光帝師傳子少以經行自守進官早成不結黨友奏議有求於人既將舉奏後將軍博坐定陵廷尉侯官免為庶人以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數月丞相方惠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者霸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授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傳太后欲東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唯辟丹與光持不可忤太后旨遂策免元壽元年拜光祿大夫明年為大司徒哀帝崩平帝年幼委政於莽莽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從為太傅明年為太師光愈恐因稱疾辭位詔老於第先凡三世公輔位南後七十度自為尚書不教授後為特會門下大生謀圖疑難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光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冀舉生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終諡曰烈侯

翟方進

按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徙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三失父孤學於事太守為小史就選學及事數貴操史所言辟方進自傷迫從改南鄉父相聞已能所進努力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乃請其學問方進拜厭為小史聞陳父言心喜因捐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學母嫌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翟公曰廣諸儒制之以射舉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選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善其能雖陳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投時進門下諸生至常謂方進曰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遇方進進相親及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為丞相可直水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各舉方進上亦舉其能遂舉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七千戶方進雖受爵然好左氏傳大文星歷其生氏則國師劉歆生歷則長安令田終衛師也厚李平以為議曹相九歲被和一年春樂成知子承來詔言應變之權在侯所自明力違變不為所出會郡有賊者為星占大臣宜當之上召方進進歸未及引決上遂賜賜方進即日自殺上聽之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諡曰恭後長子甘林子太伯亦明經嘗行君于也

杜彭 杜林

按漢書杜鄴傳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祖父督郡守後茂陵少孤母嚴教女兄後散于吉李問得其家書曰李康嘉郎果侍御史永帝即位遷爲涼州刺史以病免元壽元年舉方正主拜平都從事與吉李吉子疎又功茂從鄴舉問不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子通於郡縣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師丹

按漢書師丹傳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河內建鄴中州京茂才復補博士出爲東平太守傳不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諫議博博廉正守道氣人爲元祿大夫丞相司直成帝末立立定尊高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典書事爲大司馬封尚書侯自是徙爲大司空空丹自以師傳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事數十上多切直之言丹使吏書奏吏私將其草于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遂策免丹尚書令林上疏曰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寶易親傳聖位在二六四方所瞻仰也上從林言賜爵關內侯數月詔曰丹忠誠於國不顧患難可謂社稷之臣矣封爲褒德侯食邑千戶侯

揚雄

按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蜀成都人也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詠詩通而西傳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適口不能與我對而好深湛之思著書不過十全乏無他石之傾累如也口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貴民弗事也著成詩客有雄者召雄

待詔承明之庭夏時丁仲常殿用事請附職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元本自守守治如也雄見諸子各日其知射馳大氏說學聖人即爲發迂極辭覽漢記世世不與聖人同是非頗欲於經故人時有開雄者常用法惠之讀曰爲十三卷衆論諸說曰法言

丁寬

田王孫

按漢書儒林丁寬傳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賈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謂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曰東來寬至雖隨從周王孫受古義說周氏傳景帝時覽爲梁孝王將軍詔吳楚趙王將軍作易說一萬言訓故舉大說而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楊田王孫王孫授施雋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雋

孟喜

按漢書儒林施雋傳雋字長卿沛人也沛與陽相近雋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雋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謀議當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過運子臨分爵門人張禹等從雋問曰臣不見賀問讀不得已乃授雋等於是賀與雋結年賀不能及說拜雋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論同異於石渠閣雋授長興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不相禹授進賜彭亨油載數子手崇爲九卿官人司李禹官皆有傳伯授太山毛萸如少路張邦師月曼容著

清名莫如王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經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卿

按漢書儒林孟卿傳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者就趙數萬言一號曰后氏曲章元

孟喜

白光

翟牧

按漢書儒林孟喜傳喜字長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孟卿喜爲春林授后倉魯閭丘卿者就趙數萬言一號曰后氏曲章元春林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後漢方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撰得自家條陰陽災變書許言師田王孫死時喜與翟牧傳喜喜雋以此經之同門梁丘賀通陰陽之曰田王孫授施雋于中時喜歸東海受得此事又蜀人趙寬好小數者後爲易師易文以爲其子明夷陰陽氣亡其子莊子莊子萬物力若慈也實持濟川營易家不能能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其寬能持其說喜其不肯肯以此不見信喜喜者康侯郎曲壽事長而喜爲丞相推博士缺人入喜喜上聞喜或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允少子沛後漢子兄皆爲博士由是有孟喜白之學

梁丘賀 士孫宗 郭彭祖 衛咸
疾漢書儒林梁丘賀傳賀字長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心計爲武陽從大夫太常府受易房者滿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都尉太常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賀爲人得說門人數入說教傳中以賀賀賀入

說上再之日賀師會八月飲附行祠孝昭廟光祿
施顯嗣延建臺自進泥中勿鄉乘輿車馬歸於是各
賀軍之有兵誅不吉！還使有司侍祠是時漢氏外
孫代郎太守任宜坐謀反誅于章為公車至之在
渭城界中夜元服入廟居即間執立廟門侍上至
欲為逆發覺伏謀故事上復收入廟其後待明而人
自此始也嘗曰至有應縣是近幸焉太中大夫給事
中至少府有人小心中暗指信軍之年老終當得子
臨亦入說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開諸儒於石渠閣
學獨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說著之
時宣帝選高材郎十八從降漢吉乃復召子郎中駿
上虞從降受賜代五更充宗君處為少府卿御史
大夫自有傳充宗授生陵上孫仲方沛郭彭祖子
夏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上孫揚州牧光祿大夫結事
中家世傳業彭祖莫定太傅咸工書漢學大夫皆是
梁丘有士孫卿之學

費直 王貢
按漢書儒林費直字長符東萊人也治易為郎
至單父令長於卦章亡章句徒以家學繫辭十篇文
言解說上下經與卜筮書中能傳之漢又傳古文
尚書
高相 毋將水
按漢書儒林高相傳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
學亦亡章句事說陽陽天受自言出於下將軍傳至
相相授丁康及陳留郡太守以明易為郎永未注
章郡尉及上春居攝東太宰望謹謀與民誅莽事
未發候候相居相兵起詣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

數月從趙兵起召問對受師高康蔡慈之以為惑
衆新康縣是易有高氏學高寬皆未嘗立於學官
歐陽生 也
按漢書儒林歐陽生傳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
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
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知以尚書為樞學弗
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講歐陽大小夏侯氏
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
陽為博士高孫地餘長實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
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傳中貴幸至少府成
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母受汝九卿儒者
子孫自廉潔若可自取成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
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
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自有傳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幹 陳翁生
按漢書儒林林幹傳幹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
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
陳幹生當至丞相自有傳幹生信都太傅家世儒業
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幹生授琅邪殷崇楚國典縣
崇為博士勝石渠扶風自有傳而不當授九江木普公
文上黨鄭宣皆為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葉九
盛知名者也
周堪
按漢書儒林周堪傳堪字少卿涿人也與孔霸俱事
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授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
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官中大校太子及九帝
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諸卿之並領尚書事為石渠

等所謂先官官自自自自自之通權操為光祿勳
語在劉向傳堪授平卿及長安前長官卑卑卿為博
士霸以帝師賜爵侯成侯傳子光亦事平卿至丞
相自有傳是也大夏侯有孔光之學

許商
按漢書儒林許商傳商字長安許南陽人治易五經
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為儒德行平陵吳章
傳君為言諸事京士言少章為政事齊缺口欲幼卿
為父學子平時林君為九卿自來上卿家大夫博士
郎吏為許氏學者有從門人會車數百南陽者受之
欽章皆為博士從京大原章為王莽所誅
張山拊
按漢書儒林張山拊傳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
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亨郎寬中少
君山陽侯無菽子望邑都奉廷君陳留侯寬中少
無菽善修章句為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卿師
法又百為為城陽內史會以渴者論石渠平陵史
相尋善說災異為詔都尉自有傳

鄭玄

按漢書儒林鄭玄傳玄中有傳材以博士授太子
少師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大
尚書事其尊尊會庚辰卒玄上疏曰臣聞聖王聖師
傳業賢儒顯有功生則授其官祿死則異其禮蓋昔
周公成文王葬以雙轎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
加之以美諡者為尊也近事大夫司空左丘扶風晉歸
德茂年太守官為皇后近事大夫司空左丘扶風晉歸
關內侯鄭玄中有顯子之實質也商傳之文學嚴然